

說郛

正四十二

1 曾 12 册
6
42



特
112
6
42



說郭目錄

身第四十二

創業起居注 溫大雅

乾淳起居注 周密

御塞行程 趙彥衛

熙豐日曆 王明清

建炎日曆 汪伯彥

牛羊日曆 劉軻

中興小曆 熊克



說郭目錄

唐年補錄

馬摠

河洛春秋

包誦

咸鎬故事

韋慎微

建隆遺事

王禹偁

金科玉律

趙緒

嘉祐驛令

王曉

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一

唐 温大雅

起義旗至發引凡四十八日

初帝自衛尉卿轉右驍衛將軍奉詔為太原道安撫
 大使郡文武官治能不稱職者並委帝黜陟選補焉
 河東已來兵馬仍令帝徵發討捕所部盜賊隋大業
 十二年煬帝之幸樓煩時也帝以太原黎庶陶唐舊
 民奉使安撫不踰本封因私喜此行以為天授所經
 之處示以寬仁賢智歸心有如影響煬帝自樓煩遠



至雁門爲突厥始畢所圍事甚平城之急賴太原兵馬及帝所徵兵聲勢繼進故得解圍僅而獲免遂向東都仍幸江都宮以帝地居外戚赴難應機乃詔帝率太原部兵馬與馬邑郡守王仁恭北備邊朔帝不得已而行竊謂人曰匈奴爲害自古患之周秦及漢魏歷代所不能攘相爲勍敵者也今上甚憚塞虜遠適江濱反者多于蝟毛羣盜所在蜂起以此擊胡將求以濟天其或者殆以俾余我當用長策以馭之和親而使之令其畏威懷惠在茲一舉旣至馬邑帝與

仁恭兩軍兵馬不越五千餘人仁恭以兵少甚懼帝知其意因謂之曰突厥所長惟恃騎射見利卽前知難便走風馳電卷不恒其陳以弓矢爲爪牙以甲冑爲常服隊不列行營無定所逐水草爲居室以羊馬爲軍糧勝止求財敗無慚色無警夜巡晝之勞無構壘饋糧之費中國兵行皆反於是與之角戰罕能立功今若同其所爲習其所好彼知無利自然不來當今聖主在遠孤城絕援若不決戰難以圖存仁恭以帝隋室之近親言而請理聽帝所爲不敢違異乃簡

便能騎射者二千餘人飲食居止一同突厥隨逐水草遠置斥堠每逢突厥候騎旁若無人馳騁射獵以矚或武帝尤善射每見走獸飛禽發無不中嘗卒與突厥相遇驍銳者爲別隊皆令持滿以伺其便突厥每見帝兵咸謂以其所爲疑其部落有引帝而戰者常不敢當辟易而去如此再三衆心乃安咸思奮擊帝知衆欲決戰突厥畏威後與相逢縱兵擊而大破之獲其特勤所乘駿馬斬首數百千級自爾厥後突厥喪膽深服帝之能兵收其所部不敢南入時有賊

帥王漫天別黨衆逾數萬自號歷山飛結營於太原

之南境上黨西河京都道路斷絕煬帝後十三年勅

帝爲太原留守仍遣獸

唐諱
虎字

賁郎將王威獸牙郎將

高君雅爲副帝遂私竊喜甚而謂第二子秦王等曰

唐固吾國太原卽其地焉今我來斯是爲天與與而

不取禍將斯及然歷山飛不破突厥不和無以經邦

濟時也旣而歷山飛衆數不少劫掠多年巧於攻城

勇於力戰南侵上黨已破將軍慕容將軍羅侯之兵

北寇太原又斬將軍潘長文首頻勝兩將所向無前

於是帝率王威等及河東太原兵馬往討之於河西雀鼠谷口與賊相遇賊衆二萬餘人帝時所統步騎纔五六千而已威及三軍咸有懼色帝笑而謂威等曰此輩羣賊惟財是視頻恃再勝自許萬全闔力而取容未能克以智圖之事無不果所憂不戰戰必破之幸無憂也須臾賊陣齊來十許里間首尾相繼去帝漸近帝乃分所將兵爲二陣以羸兵居中多張幡幟盡以輜重繼後從旌旗鼓角以爲大陣又以麾下精兵數百騎分置左右隊爲小陣軍中莫識所爲及

戰帝遣王威領大陣居前旌旗從賊衆遙看謂爲帝之所在乃帥精銳競來赴威及見輜馱捨鞍爭取威怖而落馬從者挽而得脫帝引小陣左右二隊大呼而前夾而射之賊衆大亂因而縱擊所向摧陷斬級獲生不可勝數而餘賊黨老幼男女數萬人並來降附於是郡境無虞年穀豐稔感帝恩德若亢陽之逢膏雨焉後突厥知帝已還太原仁恭獨留無援數侵馬邑帝遣副留守高君雅將兵與仁恭并力拒之仁恭等違帝指蹤遂爲突厥所敗旣而隋主遠聞以帝

與仁恭不時捕虜縱爲邊患遂遣司直馳驛繫帝而
斬仁恭帝不疾而速此使之行可謂神也天其以此
使促吾當見機而作雄斷英譽從此遂定帝素懷濟
世之略有經綸天下之心接待人倫不限貴賤一面
相遇十數年不忘山川衝要一覽便憶遠近承風咸
思託附仍命皇太子於河東潛結英俊秦王於晉陽
密招豪友太子及王俱稟聖略傾財賑施卑身下士
逮乎鬻繒博徒監門廝養一技可稱一藝可取與之
抗禮未嘗云倦故得士庶之心無不至者十三年歲

在丁亥正月丙子夜晉陽宮西北有光夜明自地屬
天若大燒火飛燄炎赫正當城西龍山上直指西南
極望竟天俄而山上當童子寺左右有紫氣如虹橫
絕火中上衝北斗自一更至三更而滅城上守更人
咸見而莫能辨之皆不敢道大業初帝爲樓煩郡守
時有望氣者云西北乾門有天子氣連太原甚盛故
隋主於樓煩置宮以其地當東都西北因過太原取
龍山風俗道行幸以厭之云後又拜代王爲郡守以
厭之二月巳丑馬邑軍人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據

其郡而自稱天子國號定楊武周竊知煬帝於樓煩
築宮厭當時之意故稱天子規以應之帝聞而歎曰
頃來羣盜遍于天下攻略郡縣未有自謂王侯者焉
而武周監子生于塞上一朝歛起輕竊大名可謂陳
涉狐鳴爲沛公駢除者也然甚欲因此起兵難于先
發私謂王威高君雅等曰武周雖無所能僭稱尊號
脫其進入汾源宮我輩不能剪除並當滅族矣雅大
懼固請集兵帝察威等情切謬謂之曰待據樓煩可
微爲之備宜示寬閑以寧所部三月丁卯武周南破

樓煩郡進據

帝謂官僚曰兵可戒嚴城可守

備糧可賑給三者當今廢不可須預部分惟諸公
斷之威等計無所出拜而請帝曰今日太原士庶之
命懸在明公公以爲辭孰能此帝知衆情歸已乃
更從容謂之曰朝廷命將出師皆稟節度未有闔外
敢得專之賊據離宮自稱天子威福賞罰隨機相時
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汾源去此數百里間江都懸隔
三千餘里關河襟帶他賊據之間奏往來還期莫測
以嬰城膠柱之兵當巨猾豕突之勢諮文人以救火

其可撲滅乎公等國之爪牙心如鐵石欲同戮力以除國難公家之利見則須爲俾其無猜期于報効所以詢議擇善行之是非憚於治兵敢辭戎首威等對曰公之明略遠近備知地在親賢與國休戚公不竭力誰盡丹誠若更逡巡羣情疑駭帝若不得已而從之衆皆悅服懽而聽命帝以王威兼任太原郡丞爲人清恕令與晉陽官監裴寂相知檢校倉糧賑給軍戶口高君雅當守高陽得無失脫遣巡行城池及捍禦器械以兵馬鎧仗戰守事機召募勸賞軍民徵發

皆須決於帝太原左近聞帝部分募兵備邊所在影赴旬日之頃少長得數千人兵司總帳以聞請安營處帝指興國寺曰勤王之師不謀而至此其興國者焉宜于此寺安處恐威雅猜覺亦不之閱問私謂秦王等曰紀綱三千足成霸業處之興國可謂嘉名仍遣密使往蒲州催追皇太子等是月也朔方郡人梁師都又殺郡官而稱天子初帝遣獸牙郎將高君雅與馬邑守王仁恭防遏突厥雅違帝旨失利而還帝恐煬帝有責便欲據法繩雅雅是煬帝舊左右慮被

猜嫌忍而弗問雅性庸俚不知慚屈是時帝甚得太
原內外人心瞻仰龍顏疑有異志每與王威密伺帝
隙有鄉長劉龍者晉陽之富人也先與官監裴寂引
之謁帝帝雖知其微細亦接待之以招客君雅又與
龍相善龍感帝恩眊竊知雅等密意具以啓聞帝謂
龍曰此輩下愚闇于時事同惡違衆必自斃也然卿
能相報深有至誠幸勿有多言我爲之所夏五月癸
亥夜帝遣長孫順德趙文恪等率興國寺所集兵五
百人總取秦王部分伏于晉陽宮城東門之左以自

備甲子旦命晉陽縣令劉文靜導開陽府司馬劉正
會辭告高君雅王威等與北蕃私通引突厥南寇帝
集文武官僚收威等繫獄丙寅而突厥數萬騎抄逼
太原入自羅郭北門取東門而出帝分命裴寂文靜
等守備諸門並令大開不得輒閉而城上不張旗幟
守城之人不許一人外看亦不得高聲示以不測衆
咸莫知所以仍遣首賊帥王康達率其所部千餘人
與志節府鷹揚郎將楊毛等潛往北門隱處設伏誠
之待突厥過盡抄其馬羣擬克軍用然突厥多帝登

官城東南樓望之旦及日中騎塵不止康達所部並
是驍銳勇于抄劫日可食時謂賊過盡出抄其馬突
厥前後夾擊埃塵漲天逼臨汾河康達等既無出力
並墜汾而死唯楊毛等一二百人浮而得脫城內兵
數無幾已喪千人軍民見此勢私有危懼皆疑王威
君雅召而至焉恨之愈切帝神色自若權甚于常顧
謂官僚曰當今天下賊盜十室而九稱帝圖王專城
據郡孤荷文皇殊寵思報厚恩欲與諸賢立功王室
適欲起兵威雅沮衆深相猜忌密構異謀欲加之罪

疑其私通境外豈謂繫之二日

甲子是十五日
丙寅是十七日

突厥

果入太原此殆天心爲孤罰罪非天意也何從而至
天旣爲孤遣來還應爲孤令去彼若不去當爲諸軍
遣之無爲慮也帝以見兵未多又失康達之輩戰則
衆寡非敵緩恐入掠城外居民夜設伏兵出城以堵
險要曉令他道而入若有來援仍誠出城將士遙見
突厥則遽據險勿與共戰若知其戰去必莫追之但
送出境而還使之莫測爾後再宿突厥達官自謂
曰唐公相貌有異舉止不凡智勇過人天所與者前

創業起履注卷一
來馬邑我等已大畏之今在太原何可當也且我輩
無故遠來他又不與我戰開門待我我不能入久而
不去天必瞋我我以唐公爲人復得天意出兵要我
盡死不疑不如早去無住取死已亥夜潛遁明日城
外覘入馳報帝曰我知之矣文武官入賀帝曰且莫
相賀當爲諸官召而使之卽立自手疏與突厥書曰
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自去自來豈非天所爲也
我知天意故不遣追汝知天意亦須同我當今隋國
喪亂蒼生困窮若不救濟總爲上天所責我今大舉

義兵欲寧天下遠迎主上還共突厥和親更似開皇
之時豈非好事且今日陛下雖失可汗之意可汗寧
忘高祖之恩也若能從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
玉帛皆可汗有之必以路遠不能深入見與和通坐
受寶玩不勞兵馬亦任可汗一二便宜任量取中仍
命封題署云某啓所司報請云突厥不識文字惟重
貨財願加厚遺改啓爲書帝笑而謂請者曰何不達
之深也自頃離亂亡命甚多走胡奔越書生不少中
國之禮併在諸夷我若敬之彼仍未信如有輕慢猜

慮愈深古人云屈于一人之下伸于萬人之上塞外羣胡何比擬凡庸之一耳且啓之一字未直千金千金尚欲與之一字何容有恡此非卿等所及迺遣使者馳驛送啓始畢得書大喜其部達官等曰我知唐公非常人也果作異常之事隋主前在雁門人馬甚衆我輩攻之竟不敢出太原兵到我等畏之若神皆走還也天將以太原與唐公必當平定天下不如從之以求寶物但唐公欲迎隋主共我和好此語不好我不能從隋主爲人我所知悉若迎來也卽忌唐公

於我舊怨決相誅伐唐公以此喚我我不能去唐公自作天子我則從行覓大勳賞不避時熱當日卽以此意作書報帝使人往還不踰七日使至前日所賀官僚舞蹈稱慶帝開書歎息久之曰非有天命此胡寧豈如此但孤爲人臣須盡節主憂臣辱當未立功欲舉義兵欲戴王室大名自署長惡無君可謂階亂之人非復尊隋之事本慮兵行以後突厥南侵屈節連和以安居者不謂今日所報更相要逼乍可絕好蕃夷無有從其所勸突厥之報帝書也謂使人曰唐

公若從我語卽宜急報我遣大達官往取進止官僚等以帝辭色慄然莫敢咨諫興國寺兵知帝未從突厥所請往往偶語曰公若更不從突厥我亦不能從公裴寂劉文靜等知此議以狀啓聞帝作色曰公等並是隋臣方來共事以此勸孤臣節安在裴寂等對曰儻使伊呂得盡誠于桀紂卽不爲湯武之臣寂等改以事君不敢拘于小節且今士衆已集所乏者馬蕃人未是急須胡馬待之如渴若更遲留恐其有悔帝曰事不師古鮮能克成諸賢宜更三思以謀其次

六月己卯太子與齊王至自河東帝懼甚裴寂等乃囚太子秦王等入啓請依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故事廢皇帝而立代王興義兵以檄郡縣改旗幟以示突厥師出有名以輯夷夏帝曰如此所作可謂掩耳盜鐘事機相迫不得不爾雖失意于後主幸未負于先帝衆議旣同孤何能易所恨元首叢脞股肱墮哉歛歔不得已裴寂等曰文皇傳嗣後主假權楊素亡國喪家其來漸矣民怨神怒降茲禍亂致天之罰理亦其宜於是遣使以衆議馳報突厥始畢依旨卽

創業起居注卷一
遣其柱國康鞘利級失熱寒特勤達官等送馬千疋
來太原交市仍許遣兵送帝往西京多少惟命康鞘
利將至軍司以兵起甲子之日又符讖尚白請建武
王所執白旗以示突厥帝曰誅紂之旗牧野臨時所
仗未入西郊無容預執宜兼以絳雜半續之諸軍稍
旛皆放此營壁城壘幡旗四合赤白相映若花園開
皇初太原童謠云法律存道德在白旗天子出東海
常亦云白衣天子故隋主恒服白衣每向江都擬于
東海常修律令筆削不停并以綵畫五級木壇自隨

以事道又有桃李子歌曰桃李子莫浪語黃鵠繞山
飛宛轉花園裏案李爲國姓桃當作陶若言陶唐也
配李而言故云桃花園宛轉屬旌幡汾晉老幼謳謠
在耳忽覩靈驗不勝懼躍帝每顧旗幡笑而言曰花
園可爾不知黃鵠如何吾當一舉千里以符冥讖自
爾已後義兵日有千餘集焉二旬之間衆得數萬裴
寂等啓曰義軍漸大宜有司存官僚所統須有肄屬
帝曰布衣之士或假名竊位孤實將軍居唐大宇近
捨于此更欲何求裴寂等請進位大將軍以隆府號

不乖古今權藉威名帝曰卿以二立相期欲孤爲霍
光之任威在將軍何關大也必須仍舊亦任加之署
置府僚長史已下功次取之量能受職裴寂等又請
置諸軍并兵士等總號帝曰諸侯三軍春秋所許孤
今霸業差擬晉文可作三軍分置左右謀簡統帥鈔
選其人諸軍旣是義兵還可呼爲義士昔周武克殷
義士非其薄德况今未有所克敢忘義士者乎太原
遼山縣令高斌廉拒不從命仍遣使間行往江都奏
帝舉兵煬帝惡李氏據有太原聞而甚懼乃勅東都

西京嚴爲備禦西河不時送款帝曰遼山守株未足
爲慮西河繞山之路當吾行道不得留之六月甲申
乃命大郎二郎率衆取之除程命齋三日之糧時文
武官人並未署置軍中以次第呼太子秦王爲大郎
二郎焉臨行帝語二兒曰爾等少年未之更事先以
此郡觀爾所爲人具爾瞻咸宜勉力大郎二郎跪而
對曰兒等早蒙弘訓稟教義方奉以周旋不敢失墜
家國之事忠孝在焉故從嚴令事須稱旨如或有違
請先軍法帝曰爾曹能爾吾復何憂于時義師初會

新業起居注 卷一
未經講閱大郎等慮其不攻以軍法爲言三軍聞者
人皆自肅兵向西河大郎二郎在路一同義士等其
甘苦齊其休息風塵警急身卽前行民間近道果菜
已上非買不食義士有竊取者卽遣求主爲還價亦
不詰所竊之人路左有長老或進蔬食壺漿者重傷
其意非共所見軍人等同分未嘗獨受如有牛酒饋
遺案輿來者勞而遣之曰此隋法也吾不敢頗慮前
人有限遂爲終日不食以謝之於是將士見而感悅
人百其勇至西河城下大郎二郎不甲親往喻之城

外欲入城人無問男女小大並皆放入城內旣見義
軍寬容至此咸思奔赴唯有郡丞高德儒執迷不反
巳丑以兵臨之飛梯纔進衆皆爭上郡司法書佐朱
知瑾等從城上引兵而入執德儒以送軍門德儒卽
隋之見鸞人也大郎二郎等數之曰卿逢野鳥謬道
見鸞佞惑隋侯以爲祥瑞趙高指鹿爲馬何相似哉
義兵今獎王室理無不殺趙高之輩仍命斬焉自外
不戮一人秋毫不犯往還九日西河遂定師歸帝聞
喜曰以此用兵天下橫行可也是日卽定入關之策

癸巳以世子爲隴西公爲左領軍大都督左三統軍
等隸焉二郎爲燉煌公爲右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
等隸焉世子乃爲太原郡守命裴寂劉文靜爲大將
軍府長史司馬以殷開山劉正會溫大雅唐儉權弘
壽盧階思德平武士護等爲掾屬記室叅左等官以
鷹揚王長階姜寶誼楊毛京兆長孫順德竇琮劉弘
基等分爲左右統軍副統軍自外文武職員隨才詮
用其平旦有僧俗姓李氏獲白雀而獻之至日未時
又有白雀來止帝牙前樹上左右復捕獲焉明旦有
紫雲見于天當帝所坐處移時不去旣而欲散變爲
五色皆若龍獸之象如此三朝百姓咸見文武謁賀
帝皆抑而不受丙申突厥柱國康鞘利等并馬而至
舍之於城東與國玄壇鞘利見老君尊容皆拜道士
賈昂見而謂同郡溫彥將曰突厥來詣唐公而

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二

起自太原至京城凡一百二十六日

秋七月壬子以四郎元吉爲太原郡守留守晉陽宮
文武後事並委焉義師欲西入關移營於武德南癸
丑將引帝立軍門仗白旗而大號誓衆文曰夫天地
定位否泰迭其盛衰日月著明虧昃其貞滿惟神
莫測尚乃盈虛矧茲王道能無悔愆克先帝世炎漢
商周撥亂乘乾多歷年所厥嗣墜緒時屬艱危則其
股肱宰衡藩屏親戚戮力同獎推心翼戴顛或可扶

糺合而奔官守惡不可救廢放而安宗社伊霍桓文
並其人也率爾踵武代有其事布在方策可得而言
日者蒼精云謝炎運將啓上天眷命屬乎隋室於是
我高祖文皇帝以后父之尊周親入相豹變陝左龍
飛漢東誅尉迥於韓魏則神鉦遏響勅王謙於巴蜀
則靈山斯鏤四罪咸服九有樂推經綸帷幄之間揖
讓巖廊之內造我區夏不更朞月舜禹以來受終未
有如斯之易者以故臨朝恭已庶績爲心親覽萬機
平章百姓兢兢慎于馭朽翼翼懼於烹鮮齊六合爲

一家等黔黎于赤子有陳不率殄虐政於江湖獯醜
相屠降封虜于沙漠其弔民也如彼其和戎也若茲
散馬牛於山林鑄劔戟爲農器求瘼恤隱訟息刑清
輕徭薄賦家給人足倉庫流衍于里閭職貢委輸于
帑藏豈獨水衡貫朽常平粟紅而已哉加以愛民治
國節用而敦本深根固蒂因河而踐華肆覲朝宗止
於京邑玄覽縱觀弗踰岐下遐邇叶和內外禔福凱
澤洋溢休祥紹至一世之氓咸賴仁壽二紀之治可
謂隆平楊摧往初歷選前辟詩書所美莫之能尚然

聖人千慮失於知子以正萬國輕易元良廢守器之
長立不才之庶兆亂之萌於是乎在異哉今上之行
已也獨智自賢安忍忌刻拓狂悖爲混沌苟鳩毒爲
恣睢飾非好佞拒諫信讒敵怨誠良仇讐骨肉巡幸
無度窮兵極武喜怒不恒親離衆叛御河導洛肆舳
艦而達江馳道緣邊徑長城而傍海離宮別館之所
在車轍馬跡之所向咸塹山而墮谷畢結瑤而構瓊
遼水屢征殲丁壯於億兆伊谷轉輸斃老幼於百萬
禽荒罄於飛走蠶食窮於水陸征稅盡於重歛民力

殫於勞止十分天下九爲盜賊荆棘旅于闕廷豺狼
充於道路帶牛佩犢輟耕者連孤竹而寇潢池鋤耜
棘矜大呼者聚萑蒲而起芒澤青羌白狄剽夷道而
黃巾赤眉屠閭左而竊號曝骸如莽僵尸若麻
敵國滿畫鷁之舟胡越繞和鸞之轂四海波振而冰
泮五嶽塵飛而土崩踞積薪以待然錯衆口而寄坐
明明皇祖貽厥無人赫赫宗隋滅爲亡國某以庸虛
謬蒙嘉惠承七葉之餘慶資五世之克昌遂得地臣
戚里家稱公室典驍衛之禁兵守封唐之大宇義無

坐觀綴旒之絕不舉勤王之師苟利社稷專之可也
廢昏立明敢遵故實今便與甲晉陽奉尊代邸掃定
咸維集寧寓縣放後主於江都復先帝之鴻績固配
天子園寢存司牧于蒼生豈謂一朝言及於此事不
獲已追增感歎凡厥士民義旅豪傑敏究時難曉達
權謀家怨國恥雪乎今日從我同盟無爲貳志有渝
此盟神其殛之仍命以此誓辭檄喻所在郡縣并命
檄書勿得因循妄論軍勢帝性簡質大度豁如前代
自矜遠嫌之事皆以恕實行土不爲欺給自然反經

合義妙盡機權類皆如此其義士等各以名到先後
爲次第汎加宜惠綏德二尉官帝謂行之等曰吾未
特爲此官示宜行惠知綏撫以德使遠者知有征無
戰見我心焉是夕次於清源牧馬置營皆據高險老
弱樵採丁壯休息虞候覘守之地飛鳥不通勿論人
也帝乃將世子及燉煌公等率家僮十數巡行營幕
次北器仗精粗坐臥飲食糧稟升斗馬驢饑飽逮乎
僕隸皆親閱之如有不周卽令從人借助亦不責所
屬典司顧謂二兒曰天下神器聖人大寶非符命所

創業起居注 卷二
屬大功濟世不可妄居所以納揆試艱虞登帝位櫛
風沐雨夏會諸侯自時厥後膺圖甚衆啓基創業未
有無功而得帝王者也吾生自公宮長于貴戚牧州
典郡少年忝為晏樂從容懽娛事極饑寒賤役見而
未經險阻艱難聞而不冒在茲行也並欲備嘗如弗
躬親恐違天旨爾等從吾勿欲懈怠今欲不言而治
故無所尤庶愚者悅我寬容智者慚而改過世子及
燉煌公請曰經綸機務一日萬端取決英暮四方輻
湊麾下驅馳兒等承之自餘常事請付司存巨細以

聞恐疲神思又慮將佐等不被委任頗以自疑帝曰
是何言與是何言與華夷不附爵賞不行吾之責也
摧鋒蹈刃斬將搃旗爾之務也深溝高壘談笑從容
將吏之逸也吾憂責爾急於務逸樂推下功名與之
賢自當內省不賢吾無所愧然晉陽從我可謂同心
之人俱非致命之士漢初有蕭曹而無爾輩今我有
爾輩而無蕭曹天道平分乃復如是行矣自愛吾知
爾懷自是以後記室奉命宣旨稱教部伍間事給付
一物軍書羽檄賞罰科條接撫初附慰悅遠近帝或

創業起居注卷二
五
川陳事緒手疏意謂發言折中下筆當理非奉進旨
所司莫能裁答義旗之下每日千有餘人請賞論勳
告冤申屈附文希旨百計千端來衆如雲觀者如堵
帝處斷若流嘗無疑滯人人得所咸盡懽心皆歎神
明謂爲天下主也壬寅遣通議大夫張綸等率師經
略稽胡離石龍泉文成等諸郡丙辰至于西河引見
民庶等禮敬耆老哀撫煢獨賑貸窮困擢任賢能平
章獄訟日昃而罷罔有所遺顧謂左右曰向之五條
惟皇要道聰明文思以之建極孤所以自強不息爲

義兵之先聲也仍自注授老人七十已上通議朝謂
朝散三大夫等官教曰乞言將智事屬高年耄耄杖
鄉禮宜優異老人等年餘七十匍匐壘壁見我義旗
懽踰擊壤筋力之禮知不可爲肉帛之資慮其多闕
式加榮秩以調其養節級並如前授自外當土豪雋
以資除授各有差官之大小並帝自手注量才叙劾
咸得厥宜口問功能筆不停輟所司唯給告身而已
爾後遂爲恒式帝特善書工而且疾真草不拘常體
而草跡韶媚可愛嘗一日注授千許人官更案遇得

好紙走筆若飛食頃而訖得官人等不敢取告符乞寶神筆之跡遂各分所授官名而去乙丑張綸等下離石郡其太守楊子崇爲亂兵所害崇卽後主從弟也頗有學識性理帝甚惜之崇性怯而無謨故及於難入自雀鼠谷次于靈石縣壬戌霖雨甚頓營於賈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此縣西北抗汾水東拒霍太山守險之衝是爲襟帶西京留守代王遣驍將獸牙郎將宋老生率精兵二萬拒守又遣左武侯大將軍屈突通將遼東兵及驍果等數萬餘人據河東與老

生相影響仍命臨汾以東諸郡所在軍民城守並隨便受老生屈突等徵發帝聞而笑曰億兆離心此何爲也老生乳臭未知師老之謀屈突膽薄嘗無曲突之慮自防輕敵二子有之闔外相時俱非其事且屈突嘗破玄感時人謂其能兵老生數勝羣盜自許堪當勅敵無識之徒因相蹈附謂其必能制我不遣援兵我若緩以持之彼必以吾爲怯出其不意不過一兩月間並當擒之吾無憂也于時秋霖未止道路泥深帝乃命府佐沈叔安崔善爲等間遣羸兵往太原

更運一月糧以待開霽甲子有白衣野老自云霍太
山遣來詣帝請謁帝弘達至理不語神怪逮乎佛道
亦以致疑未之深信門人不敢以聞此老乃伺帝行
營路左拜見帝戲謂之曰神本不測卿何得見卿非
神類豈共神言野老對曰某事山祠山中聞語遣語
大唐皇帝云若往霍邑宜東南傍山取路八月初雨
止我當爲帝破之可爲吾立祠廣也帝試遣案行傍
山向霍邑道路雖峻兵在行而城中不見若取大路
去縣十里城上人卽遙見兵來帝曰行逢滯雨人多

疲濕甲仗非精何可令人遠見且欲用權譎難爲之
朽山神示吾此路可謂指踪雨霽有徵吾從神也然
此神不欺趙襄子亦應無負於孤顧左右笑以爲樂
丙寅突厥始畢使達官級失特勤等先報已遣兵馬
上道計日當至帝曰地名賈胡知胡將至天其假否
此胡以成王業也已巳滎陽賊帥李密遣使送款致
書請與帝合從帝大悅謂大郎二郎等曰桀賊南柔
強胡北附所憂此輩今並歸心主上志在過江京都
憂死不暇天下可傳檄而定何樂如之初李密與楊

玄感同逆感誅而密亡命投東郡賊帥翟讓讓知密是蒲山公之子頗讀漢書納不禮之推爲謀主密以百姓饑弊說來據洛口倉屯守武牢之險密自復舊封爲魏公號翟讓爲司徒公讓所部兵並齊濟間漁獵之手善用長槍華騶龍廐細馬所向江都者多爲讓所劫故其兵銳於他賊加以密是逃刑之人同守衝要隋主以李氏當王又有桃李之歌謂密應於符讖故不敢西顧尤加憚之密雖爲讓所推恐其圖己恭儉自勵布衣蔬食所居之室積書而已子女珍玩

一無所取賑貸貧乏敬禮賓客故河汴間絕糧之士多往依之密又形儀眇小讓弗之忌遂謀殺讓而并其衆密以煬帝不來翟讓已死坐對敖倉便有自矜之志作書與帝以天下爲己任屢有大言其書多不錄大略云欲帝爲盟津之會殪商辛於牧野執子嬰于咸陽其旨以殺後主執代王爲意帝覽書抵掌謂所親曰密誇誕不達天命適所以爲吾拒東都之兵守成臯之阨更覓韓彭莫如用密宜早辭推獎以驕其志使其不虞於我得入關據蒲津而屯永豐阻崤

函而臨伊洛東看羣賊鷓鴣時之勢吾然後爲秦人之
漁父矣記室承旨報密書曰頃者崑山火烈海水羣
飛赤縣丘墟黔黎塗炭布衣戍卒耰鋤棘矜爭帝國
王狐鳴蠡起翼翼京洛強弩圍城懸懸周原僵屍滿
路主上南巡泛膠舟而忘返匈奴北熾將被髮於伊
川輦上無虞羣下結舌大盜移國莫之敢指忽焉至
此自貽伊戚七百年之基窮於二世周齊以往書契
以還邦國論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則我高祖之業
幾墜於地吾雖庸劣幸承餘緒出爲八使入典八屯

位未爲高足成非賤素飡當世僂俛叨榮從容平勃
之間誰云不可但顛而不扶通賢所責主憂臣辱無
義徒然等袁公而流涕極賈生之慟哭所以仗旗投
袂大會義兵綏撫河朔和親蕃塞共匡天下志在尊
隋以弟相機而作一日千里雞鳴起舞豹變先鞭御
宇當塗聿來中上兵臨邾鄆將觀周鼎營屯敖倉酷
似漢王前遣簡書屈爲唇齒今辱來旨莫我肯顧天
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
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早膺圖籙以

寧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于唐斯足榮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今日鑿輿南幸恐同永嘉之勢顧此中原鞠爲茂草興言感歎實疚于懷脫知動靜遲數始報未面虛襟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慎垂堂勉茲鴻業密得帝書甚悅示其部下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也遂注意東都無心外略劉文靜之使蕃也來遲而突厥兵馬未至時有流言者云突厥欲與武周南入乘虛掩襲太

原帝集文武官人及大郎二郎等而謂之曰以天贊我而言應無此勢以人事見機而發無有不爲此行遣吾當突厥武周之地何有不來之理諸公意謂何議者以老生突厥相去不遙李密譎誑奸謀難測突厥見利則行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都之會義兵家屬在焉愚夫所慮伏聽教旨帝顧謂大郎二郎等曰爾輩如何對曰武周位極而志滿突厥少信而貪利外雖相附內實相猜突厥必欲遠離太原寧肯近亡馬邑武周悉其此勢必未同謀又朝廷旣聞唐國舉

兵憂虞不暇京都留守特畏義旗所以驍將精兵鱗
次在近今若却還諸軍不知其故更相恐動必有變
生營之內外皆爲勅敵於是突厥武周不謀同至老
生屈突追奔競來進闕圖南退窮自北還無所入往
無所之畏溺先沉近牙斲矣且今來禾菽被野人馬
無憂坐足有糧行卽得衆李密戀于倉米未遑遠略
老生輕躁破之不疑定業取威在茲一決諸人保家
愛命所謂言之者也兒等捐軀力戰可謂行之者也
耕織自有其人請無他問雨罷進軍若不殺老生而

取霍邑兒等敢以死謝帝喜曰爾謀得之吾其決矣
三占從二何籍輿言懦夫之徒幾敗乃公事耳丙子
太原運糧人等至八月己卯霖止帝指霍太山而言
曰此神之語信而有徵封內名山禮許諸侯有事乃
命所部鄉人設祠致祭焉庚辰命諸軍曝行裝整鎧
仗辛巳且發引取傍山道而趨霍邑七十餘里初行
霧甚俄而秋景澄明帝謂大郎二郎曰今日之行在
卿兩將景色如此天似爲人唯恐老生怯而不戰閉
門城守其若之何大郎二郎啓帝曰老生出自寒微

勇而無智討捕小盜頗有聲名今來居此必當大蒙
賞勞若不出戰死在不疑輕騎挑之無憂不出如其
固守便可誣其相引謬爲誠節彼無識解不知遠大
爲其左右體悉凡庸羣小相猜自成疑阻無妨密相
表奏不廢傳首京都小慧之人思此解事以此量之
來戰不惑帝曰老生不能逆戰賈胡吾知無能爲也
爾等籌之妙盡其實是日未時帝將麾下左右輕騎
數百先到霍邑城東去五六里以待步兵至方欲下
營且遣大郎二郎各將數十騎逼其城行視戰地帝

分所將人爲十數隊巡其城東南而向西南往往指
麾似若安營而攻城者仍遣殷開山急追馬步等後
軍老生在城上遙見後軍欲來真謂逼其
從南門東門兩道引兵而出衆將三萬許人帝慮其
背城不肯遠鬪乃部勒所將騎兵馬左右軍大郎領
左軍擬屯其東門二郎將右軍擬斷其南門之路仍
命小縮僞若避之旣而老生見帝兵却謂爲畏已果
引兵更前去城里餘而陣殷開山等所追步兵前軍
統到方陣以當老生中軍後軍相續而至未及戰帝

命大郎二郎依前部分馳而向門義兵齊乎而前紅塵暗合鼓未及動鋒刃已交響若山崩城樓皆振帝乃傳言已斬宋老生所部衆聞而大亂捨仗而走爭奔所出之門門已大郎二郎先所屯守懸門不發老生取入不得城上人下繩引之老生攀繩欲上去地丈餘軍頭盧君諤所部人等跳躍及而斬之傳首詣帝於是兵隨所向奮擊禁不可止數里之間血流蔽地僵屍相枕日欲將落帝見戰士心銳仍命登城時無攻具肉薄而上自申至酉遂平霍邑帝視戰地愴

然謂左右曰河東已來孤之所使百姓見義旗有誠節老生所逼至于塗炭亂兵之下善惡不分火燒峴山誰論玉石無妨死人之內大有赤心於我者也取來不得及此戰亡生未被知沒有餘恨靜而思之良深痛惜從今已去當以文德來之不復用兵戈矣其破霍邑攻戰人等有勲者並依格賞受事不踰日惟有徒隸一色勲司疑請教曰義兵取人山藏海納逮乎徒隸亦無棄者及著勲績所司致疑覽其所請可爲太息豈有矢石之間不辨貴賤庸勲之次便有等

差以此論功將何以勸黥而爲王亦何妨也賞宜從重吾其與之諸部曲及徒隸征戰有功勲者並從本色勲授壬午帝引霍邑城內老生文武長幼見而勞之曰老生之外孤無所咎縱卿不誠于孤亦當以赤心相仰乃節級授官與元從人齊等其丁壯勝兵者卽遣從軍配左右領軍大都督還取其同色同黨自相統處之不爲疑異俘降之徒不勝喜躍欣若再生其有關中人欲還者卽授五品散官放還內外咸悅咸思報効仍命葬宋老生以本官之禮自是以後未

歸附者無問鄉村堡塢賢愚貴賤咸遣書招慰之無有不至其來詣軍者帝並節級授朝散大夫以上官至于逸民道士亦請效力教曰義旗撥亂庶品來蘇類聚羣分無思不至乃有出自青溪遠辭丹竈就人間而齊物從戎馬以同塵咸願解巾負茲羈鞅雖欲勿用重違其請逸民道士等誠有可嘉並依前授人或以授官太高諫帝者帝曰不佞爵賞漢氏以興比屋可封唐之盛德吾方稽古敢不遵行天下之利義無獨饗率土皆貴于我豈不益尊乎且皇隋敗壞各

歸於此雁門解圍之効東都援臺之勲在難卽許授大夫免禍則惟加小尉所以士無鬪志將有墮心版蕩分崩至于今日覆車明鑒誰敢効尤然亦使外寇覬覦之徒嘗授無過此也又加官慰撫何如用兵殺戮奸生往賞吾覺其優當以不日而定天下非卿等小見所及丙戌入臨汾郡勞撫任用郡內官民一如霍邑庚寅宿于絳郡西北之鼓山此山帝爲討捕大使時舊停營所故逗而宿焉去絳十餘里絳城不下是日曉鼓山西北有大浮雲色或紫或赤似華蓋樓

闕之形須臾有暴風吹來向營而臨帝所居帳上帝指絳城而謂傍侍曰風雲如此見從彼何不達之甚仍命厨人明日下城而後進食辛卯帝觀兵于絳城將士等爭欲先登因而縱上自卯及巳遂取之而食于正平縣令李安遠之宅通守陳叔遠已下面縛請罪並捨而不問待之如初餘依臨汾郡部分癸巳至龍門縣劉文靜康鞘利等來自北蕃突厥五百人馬二千疋從鞘利等至帝喜其兵少而來遲藉之以關隴謂劉文靜曰吾已及河突厥始至馬多人少甚

愜本懷先是帝使時于此縣界見河水清皇太子又于此界獲玄狐於往縣西南宴見鞘利并與縣內道俗等叙舊極懽丙申至汾陰遣書招馮翊賊帥孫華華所部強兵至餘數千積年劫掠非常富實灤水以北莫敢當之帝書到華喜而從命己亥進營停于壺口分遣諸軍問津水濱之人具舟爭進日有數百仍署水軍焉辛丑太原獲青石龜形文有丹書四字曰李治萬世齊王遣使獻之翠石丹文天然映徹上方下銳宛若龜形神工器物見者咸驚竒異帝初弗之

信也乃令水漬磨以驗之所司浸而經宿久磨其字愈更鮮明於是內外畢賀帝曰上天明命貺以萬吉恭承休祉須安萬方狐以寡德寧堪預此旣爲人下不容以之頒告宜以少牢祀石龜而爵送龜人用彰休慶是日又有獲嘉禾而獻者教曰嘉禾爲瑞聞諸往策逮乎唐氏世有茲祥放助獲之於前叔虞得之於後孤今紕合復逢靈貺出自興平來因善樂休徵偉兆何其美與顧循虛薄未堪當此呈形之處須表天休送嘉禾人興平孔善樂宜授朝散大夫以旌嘉

應壬寅孫華率其腹心輕騎數十至自郟陽華年餘弱冠言容質直帝見而輕之華每殷勤誠款請先立効帝乃厚加撫遇甚得其情謂華曰卿能渡河遠來相見吾當貴卿不減鄧仲華也關中卿輩不少名並劣卿卿今率先從我羣雄當相繼而至於是拜華左光祿大夫封武鄉縣公加馮翊郡守從其來者仍委華以次授官頒賜各有差仍命華先濟爲西道主人華大悅而去仍命左右統軍王長諧劉弘基并左領軍大都督府長史陳演壽等率師次華而渡據河西

岸以待大兵九月乙卯張綸自離石道下龍泉文城等郡獲文城太守莘公鄭元壽送焉帝見元壽釋而遣之初王長諧劉弘基陳演壽之濟河也帝誠之曰屈突通今在河東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而不敢來足驗人情不爲之用然通雖不武久在戎行守法懼罪終無坐位不妨伺便時相邀襲宜爲之備以折要衝通若不入關河東自然歸我分兵向彼我卽擊其河東通若全兵守城卿其絕其橋道可謂前扼其喉後撫其背首尾相救非通所堪若不走之必成擒

御書起居注卷二
矣吾且按兵觀其進退至是通聞孫華導長諧等渡
河果遣獸牙郎將桑顯和率驍果精騎數千人夜馳
掩襲長諧等軍營諧及孫華等奉教備預故並覺之
伺和赴營設伏分擊應時摧散追奔至于飲馬泉斬
首獲生略以千計顯和走入河東城僅以身免仍撤
斷蒲津橋帝聞而謂官屬曰屈突遣兵此行事不獲
已今若進逼圍之必不敢出使劉弘基孫華等至關
門斷其行路然後吾於壺口朝服濟河利涉大川斯
之謂矣戊午帝親率諸軍圍河東郡分遣大郎二郎

長史裴寂勒兵各守一面帝登城東原上西望城內
所爲屈突果不敢出兵閉門自守城高甚峻不易可
攻帝觀義士等志試遣登之南面千餘人應時而上
時值雨甚帝命旋師軍人旣得上城遂不時速下帝
曰屈突宿衛舊人解安陣隊野戰非其所長嬰城善
爲捍禦我師常勝人必輕之驍銳先登恐無還路今
且示威而已未是攻城之時殺人得城如何可用乃
還命諸將移營河渚文武將佐等已下定河北衆餘
十數萬今欲入關請兼置公府觀領太尉增選僚屬

帝曰兵臨蒲坂諸君欲以舜職見推此意可知未煩如此必爲僚屬增府任從便宜加置於是復領太尉丙辰馮翊太守蕭造率官屬舉郡歸義相繼有華陰縣令李孝常據永豐倉遣子弟妹夫竇軌等送款仍便應接河西關上兵馬又京兆萬年醴泉等諸縣皆遣使至帝曰吾未濟者正須此耳今旣事辦可以濟乎乃命所司以少牢祀河庚申率諸軍以次而渡甲子舍于朝邑長春宮三秦士庶衣冠子弟郡縣長吏豪族弟兄老幼相携來者如市帝皆引見親勞問仍

節級授官教曰義旗濟河關中響應轅門輻湊赴者如歸五陵豪傑三輔冠蓋公卿將相之緒餘俠少良家之子弟從吾投刺咸畏後時扼腕連驪爭求立效縻之好爵以永今朝於是秦人大悅更相語曰真吾主也來何晚哉咸願前駢以死自効丙寅遣世子隴西公將司馬劉文靜統軍王長諧姜寶誼寶琮諸軍數萬人屯永豐倉守潼關備他盜慰撫使人竇軌等受節度焉遣燉煌公率統軍劉弘基長孫順德楊毛等諸軍數萬人往高陵道定涇陽雲陽武功盩厔鄠

諸縣等慰撫使人掾殷開山等受節度焉先是帝從弟趙興公神通起兵鄆縣有衆數千聞義旗渡河遣使迎帝又賊帥李仲文遣兄仲威送款仲文則魏密之從父也以密反於滎陽緣坐亡命招集無賴抄劫郿縣之間衆將四五千蓋屋賊帥何潘兒向善志等亦各率衆數千歸附宜君賊帥劉旻又率其黨數千人降帝並以不次封遣書勞之仍令各於當界率衆便受燉煌公部署旬日間京兆諸賊四面而至相繼歸義罔有所遺商農工賈各安其業京城留守代王

及尚書衛文昇將軍陰世師京兆丞骨儀等以帝威德遐振民願所從恐京邑之人一旦去盡乃閉門拒守運糧入宮帝聞而歎曰吾旣平戎於王翼尊隋室欲立孺子以報高皇今被見疑拒不相納方知邵奭不悅於周旦非徒言耳陰衛羣小負我之深已巳帝之蒲津觀河東城庚午南過永豐倉是夜宿於臨晉灤渭合流之處將渡渭津人以見船朽破不堪帝渡及於灤水上流數十里更取好船苦於水淺沙積相次船行不進憂怖不知所爲其夜三更天甚晴霽忽

然覺水暴長數尺逆流而上船泛深波得達津次及明帝登船欲渡乃見逆流不已津司以聞衆咸駭異以爲光武滹沱之冰無以異此並於舟中拜賀帝曰此偶然耳吾何德以堪之乃命所司以少牢祀灤渭并有事於華山帝至倉所勞軍見箱廩填實銘題數多喜謂從者曰千里遠來急於此耳此旣入手餘復何論食之與兵今時且足信出於已久行諸將俱謹備守無爲他慮未下馬仍開倉大賑饑民辛未還宮壬申進屯馮翊郡過舊宅饗告五廟禮也初周齊戰

爭之始周太祖數往同州侍從達官隨便各給田宅景皇帝與隋太祖並家於州治隋太祖宅在州城東南西臨大路景皇帝宅居州城西北而面灤水東西相望二里之間數十年中兩宅俱出受命之主相繼代興時人所見開闢已來未之有也乙亥燉煌公至整屋所過諸縣及諸賊界莫不風馳草靡暴糧卷甲唯命是從遣使啓帝請期日赴京帝曰屈突東行不可西歸無路觀吾成敗方有所之不可爲虞矣乃命隴西公量簡倉上精兵自新豐道趨長樂離宮令燉

煌公率新附諸軍自鄠縣道屯長安故城至並各聽
敎追上郡睢陰以北咸遣使歸款丙子大軍西引歷
下邳過櫟陽路左所有煬帝行宮園苑及官人等並
罷之敎曰大業已來巡幸過度宿止之處好依山水
經茲勝地每起離宮峻宇雕墻亟成壯麗良家子女
充仞其間怨曠感于幽明靡費極于民產替否迭進
將何糺逃馳道所有宮室悉宜罷之其官人等並放
還親屬冬十月辛巳帝至灞上仍進營停于大興城
春明門之西北與隴西燉煌等二公諸軍二十餘萬

衆會焉帝勒諸軍各依壘壁勿入村居無爲侵暴若
無兵者恭以俟命代王與留守衛文昇陰世卿等以
義兵多而且肅不令而齊門防轉嚴拒守愈固信使
不通告喻事絕帝雖每遣使至城下申以尊隋夾輔
之意愚人俗吏不達變通闇于事機往而無報如此
向經旬日諸將相率啓帝曰京城不啓此是隋運其
亡天旣亡之非人能復違天棄日勞師費糧坐守愚
夫恐非長策請進圍之以觀其意帝曰兵纏象魏矢
及黃屋人其謂我何哉諸將對曰無成王之主不得

行周公之事又恐巨猾之徒知義兵已定關中來爭形勝請更思之帝乃逡巡未有報京兆舊賊帥等並以家近帝城不預元從恥無功乃各率所部兵分地逼城而上帝慮其輕脫失利辛卯命二公各將所統兵往爲之援京城東面南面隴西公主之西面北面燉煌公主之城中見而失色更無他計惟冀屈突及東都救援而已甲午關中羣帥等各請率虢銳登城二公莫之能止時帝在春明門外聞而舍於羅郭安興坊以鎮之甲辰諸軍各競造攻具以臨城帝

又未之許二公及文武所司等固請曰太原以來所過未嘗經宿長驅四塞罕有不克之城今至京師不時早定玩敵致寇以挫兵鋒又慮初附之人私輕太原之兵無能爲也此機不小請速部分帝曰弘弩長戟吾豈不許用之所異內外共知以安天下斯志不果此外任諸公從民所欲然七廟及代王并宗室支戚不得有一驚犯乃下教有違此者罪及三族於是諸軍各于所部營分角修攻戰之具雲梯競聳樓橈爭高百道齊來千里並進競京竹木殲于斯矣十一

日丙辰昧爽咸自逼城帝聞而馳往欲止之而弗及
纔至景風門東面軍頭雷永吉等已先登而入守城
之人分崩帝乃遣二公率所統兵依城外部分封府
庫收圖籍禁擗掠軍人勿雜勿相驚恐太倉之外他
無所于吏民安堵一如漢初入關故事代王先在東
宮乃奉迎居於大興後殿是日帝還移營舍於長樂
宮滻川上先是隋主以梟滅作逆掘其墳壘而洿其
室陰世師骨儀等遂以爲恒准乃令京兆郡訪帝之
五廟塋域所在並發掘焉帝以此憾之言必流涕戊

午收陰世師骨儀崔毘伽李仁政等並命隴西公斬
於朱雀街道以不從義而又復焉餘無所問京邑士
女懽娛道路華夷觀聽相顧欣欣乃命太常促擇吉
日告高廟定尊位立代王之禮文武將佐等議請曰
天厭隋德曆數在唐謳歌在路被于遐邇兵起晉陽
遠定秦雍百餘日間廓清帝宅神武之速此謂若飛
非天啓聖孰能如是昔漢高入關不卽自王項羽後
至悔無所及公雖卑以自牧須安天下僉議請依符
讖上尊號帝愀然改容曰舉兵之始本爲社稷社稷

有主孤何敢二劉季不立子嬰所以屈於項羽孤今尊奉世嫡復何憂哉壬戌乃率百僚備羽儀法物具法駕迎代王卽位於
十餘歲矣大赦天下改大業十二年爲義寧元年復天下勿出今年租賦賜民子孫承後者爵一級是日仍遙尊後主爲太上皇以少帝在不言廢也

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三

起攝政至卽真日凡一百八十三日

義寧元年冬十一月甲子少帝以帝爲丞相進封唐王位在王公上以武德殿爲丞相府改教稱令萬機百度禮樂征伐兵馬糧仗庶績羣官並責成於相府惟郊祀天地四時禘祫奏聞帝固辭不拜公卿將佐等請曰公負孺子當朝豈得辭乎攝政公不入相王室何依臨茲大節義無小讓帝歎曰王家失鹿遂使狐同老狼乃奉詔受冊乙丑榆林靈武五原平源安

定諸郡並舉城降並遣使詣義軍請命於是遣書發使慰喻巴蜀丙寅置丞相府長史已下屬官還以大將軍府僚裴寂等依次爲之已卯以隴西公爲唐王世子改封燉煌公爲秦國公四郎元吉爲齊國公仍改太原留守爲鎮北府總統山東諸郡十二月隴西金城郡奴賊薛舉等破賊率唐弼于扶風自稱天子初弼遣使詣帝歸款投狀扶風郡而爲薛舉所圍帝遣援兵往扶風未至弼黨在郡城外爲舉所圖弼遂被郡守竇璡所殺俄而璡及河池郡守蕭瑀相繼歸

京師於是拜璡爲戶部尚書上柱國封燕國公瑀拜禮部尚書封宋公是月也屈突通自潼關都尉府欲奔東都關上劉文靜等諸軍追而獲焉送之相府帝見通捨而禮之謂曰公以清貞奉上臣道不虧孤所翹心惟恨得卿之晚通拜款劉文靜等仍定弘農郡及佐諸縣義寧二年春正月蜀漢及氐羌所在諸郡雄豪并守長等奉帝書感悅競遣子弟獻款絡繹而至所司報答日有百餘梁益之間宴如也承詔封丞相長史裴寂爲魏國公司馬劉文靜爲魯國公趙興

公神通爲鄭國公永安公孝基爲蜀國公自餘將佐
殷開山劉弘基已下並以次封開國郡公縣公焉其
日令曰李密趨起鞏洛自許當塗王城如燬憂心孔
棘東都危逼有若倒懸西人之子理本奔命其左右
大都督府所統諸軍並宜誠嚴以時式遏有征無戰
是謂義師招諭不從勿難還也初年孟月春作方典
不奪農時宜知其速於是世子爲左元帥秦王爲
右元帥左右二府諸軍十餘萬衆引于滻水之北仍
以尚書蕭瑀爲相府司馬劉文靜爲左元帥府長史

尚書竇璡爲掾殷開山爲右元帥府長史司馬又拜
屈突通爲上柱國封蔣國公檢校行軍左右虞候事
軍士以下僚佐等皆選知名者爲之帝親詣軍勞而
誓遣之二月涿郡太守 藝與漁陽上谷北平柳城
等郡諸官民遣使送款先是平原賊竇建德聚衆數
萬人克斥河右渤海高陽等郡大將軍府使人張道
源所定趙郡襄國武安清河等郡至是並陷於賊道
源亦隨而沒焉建德遂僭稱王自號夏國又南陽朱
祭衆有所望並好食人自稱可達汗莫知可達汗之

名有何義理酷害異常又有賊蕭銑起兵於江陵於是
是以華陽公鄭元璫爲太常卿封沛國公遣將兵出
商山上洛道定南陽以東諸郡並遣使人左領軍大
都督府司兵馬元規慰撫安陸及荆襄間三月左右
二元帥軍招諭東都城門不啓李密又不敢西寇時
逼農月遂奉令旋師宜陽新安二郡而還留行軍總
管史萬寶盛彥師鎮宜陽呂紹宗任懷鎮新安少帝
以帝功德日懋天曆有歸欲行禪讓之禮乃進帝爲
相國加九錫賜殊物加殊禮焉冊曰於戲維爾假黃

鉞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錄尚書大丞相新除
相國總百揆唐王夫乾道貞觀四象所以運行坤德
含弘萬有馮其載育是以天地交泰資始由乎聖人
陰陽順成總已歸其元輔故能陶甄品物代彼天工
息四海之羣飛廻三靈之掩耀百揆時序五典克從
雖伊尹格於皇天周公光於四表方斯蔑如也今將
受王典冊其敬聽朕命上天不造降禍于我國家高
祖棄盛業而昇龍太上釋寶圖以委御王室如燬喪
亂弘多數屬道消時鍾代季郊廟絕主有若綴旒則

我祖宗之業已墜于地矣王應休明之運從兆人之
欲奉七璽於代邸飛六轡於周京此乃綱我絕維有
大造於皇家者也曩者塞表省方羣胡反噬矢流君
側圍甚平城淪陷指期阽危莫恤王釋位同謀總伐
千里晨炊蓐食倍道兼行匈奴遠跡乘輿反正此則
王之功也歷山飛稱兵燕趙妄假名號河朔響應山
西屯結王首啓戎行大殲醜類此又王之功也夷狄
貪婪屬犯關塞驅迫良善殺略吏人王鞠旅理兵卷
甲長駕追奔逐北掃地無遺此又王之功也王威徒

黨潛謀逆亂外交邊裔內騁奸回實繁有徒傾覆宗
社王收戮兇渠罪人斯得此又王之功也四郊多壘
三輔倒懸黃巾示宮闕之名赤眉爲園陵之禍凶荒
仍歲荆棘旅庭王投袂義舉星言電邁取霍邑如摧
枯舉秦關如反掌克清河渭志存匡復此又王之功
也北荒獯鬻事藉鞞縻比者中原多故龍堆道絕王
式遏有方款關請吏更敦鄰睦復我舊藩此又王之
功也汾晉地險逋逃攸聚山藏川量負罪稽誅類馬
騰之乞活同嚴尤之盡赦王懷柔伏叛杖信示威交

臂屈膝申其向化此又王之功也河潼轉漕密邇關
畿京坻委積由來尚矣羣凶據竊一鼓而崩此又王
之功也京師危迫奸臣放命異一相之居內同四凶
之扇禍王大誓師旅與言感慨蕩清上國拯厥贅旒
暴市焚屍並梟元惡此又王之功也上天貽愛莫甚
乎人爰祚聖哲弼予冲幼官守司祚永稷有奉濟方
割于下墊爍員光於上叅此又王之功也唐弼凶豎
草竊岐陽吞噬舊邦侵逼都鄙王制以銜策觀其携
二親離衆叛我盡收之此又王之功也華陽黑水控

接岷嶓山川阻深盡爲逋藪義風所靡化行江漢此
又王之功也薜舉崇奸同惡相濟僭擬輿服滔天泯
夏西土游魂秦山肆毒赫斯受律咸俘醜類岐隴齊
築京觀汧渭爲之不流此又王之功也三蜀奧區一
都之會夷民紛雜蠻陬荒梗王發一介之使降咫尺
之書而靈關洞開劔閣無隘此又王之功也弘農甸
服襟帶河陝鞠爲寇塲連城阻亂長策遠振不征而
服此又王之功也王有濟天下之勲重之以明德爰
初發跡肇自鴻階峻極比于嵩華清瀾運于溟渤體

茲將聖道被如仁在物不失其宜含靈咸安其所春
生夏長信及四時地平天成義兼得一總萬機之務
因百姓之心保乂我皇家弘濟乎多難者也是以濟
濟多士庶政緝熙穆穆四時要荒式序激清風以厲
俗暢和氣以調時神功侔於造化積德高於垂象朕
又聞之先王之宰物也尊賢尚德茂賞疇庸五侯專
征九命作伯周襄光錫桓文是膺大啓南陽以表東
海况乃道冠伊稷功高晉鄭勳茂爾朕甚懼焉今
晉授相國以河內汲郡清河武安魏郡信都高陽平

原趙郡襄國通前三十郡增封唐國錫茲黑土苴以
白茅爰定爾邦用建家社昔周邵分陝咸爲保傅毛
畢諸侯入作卿士內外之任禮實攸宜今授相國印
綬唐王璽綬茅土金獸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
至第十相國禮絕羣后任總所司朝班彝數宜以事
華其以相國總百揆去錄尚書之號上所假黃鉞內
外都督丞相印綬又加王九錫其敬聽後命以王繩
紀禮度哀矜折獄罔不用情無或遷志是用錫王大
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以王分地敦本人天是賴疏

爵務農所寶惟穀是用錫王衮冕之服赤舄副焉以
王風雅所被獯戎威格陰陽順理遐邇宅心是用錫
王軒懸之樂六佾之舞以王翼宣皇道義聲遐暢三
才所運四海攸歸是用錫王朱戶以居以王登賢命
秩哀德升朝思帝所難能官流詠是用錫王納陛以
登以王正色持衡鎔範御下式遏姦宄蕩清華夏是
用錫王武賁之士三百人以王威同夏日志厲秋霜
刑厝有期寬而不漏是用錫王鈇鉞各一彤弓一彤
矢百旅弓十旅矢千以王霜露履踐禋祀恭嚴天地

幽通孝思至感是用錫王秬鬯一迺珪瓚副焉唐國
宜置丞相已下一遵舊式往欽哉祇奉大禮用膺多
繼踵舜因讓禹以明堯哲示天下爲至公不私已於
尊位故賓虞以後若脫屣焉是知非堯不能讓舜非
舜不能命禹商周德所不逮有撥亂反正之功順天
行誅逆取順守咸以至誠兼濟無隱神祇三五帝王
稱茲四聖英聲茂實飛騰萬古堯舜不及於子讓德
而稱帝湯武不私於後胤力取而爲王故道有降差
名有優劣然立功立德亦各一時末葉後來功德無

紀時逢屯否擁兵竊命託云輔政擇立餘孽頑嚚支庶先被推崇睿哲英宗密加夷戮專權任已逼令讓位雖欲已同於舜不覺禪者非堯貶德於唐虞見過于湯武豈不悖哉魏晉宋齊爲惑已甚託言之士須知得失羣公退而悅服私相謂曰相王格論絕後光前發明典謨申理誓誥可謂君子一言定八代之榮辱矣帝又謂所親曰諸人雖復見吾言論仍自不知至理吾今一匡天下三分有二入關形勢頗似漢高祖且起軍甲子旗幟已革如何更於少帝之處却受

九錫而求殊禮孺子有知不容肯行此事旣成無識此乃吾自爲之立身以來不欺暗室如何今日誣罔天聽所區別帝王激揚名理以懲是古非今之輩謬相勸逼於是惟改丞相府爲相府國而九錫殊禮並屬諸有司是月也宇文化及兼弟智及等并驍果武賁司馬龕監門郎將裴乾通等謀同逆因驍果等欲還精銳遂夜率之而圍江都宮殺後主於彭城閣初驍果兵等苦於久在江都咸思歸叛至是煬帝知唐據有西京過江計定仍先分驍果往守會稽誑之云

往東吳催米故化及等因之而作難於是隋主崩問
至帝乃率文武羣賢僚佐從少帝舉哀於大興後殿
帝哭哀甚有諫止帝者帝曰吾爲人下喪居何可不
哀然亦恨後主不亡於開皇之末以延鼎祚耳化及
等本自因思歸之衆而行殺逆及以許公之子爲衆
所推至是遂僭稱尊號率其同惡欲入關以李密斷
成臯據洛口乃圖北取黎陽倉從白馬津而渡帝乃
遣統軍張倫將蒲津以東從兵往魏郡道招慰化及
等繼遣淮安王神通往定山東諸郡又募犯罪者數

千人聽効力贖罪并張倫等並是淮安王節度焉李
密聞化及之趣河北乃分兵遣別將徐世勛等屯黎
陽拒守化及從宛道渡河絕糧遂頓於聊城縣淮安
王等率衆圍城部分失機行兵不利退保魏郡化及
衆聚聊城糧無所出竇建德知其窮感遂攻破之獲
化及兼弟智及責以弑逆並斬之而徇衆煬帝蕭皇
后亦没于賊庭於是江都宮人美女珍寶金帛及乎
玉璽並建德有之不逞之徒因說建德送蕭皇后及
宮人等多齎金帛重賂突厥市馬而求援少帝年未

朕承不經師傅長於婦人之手時事茫然既知煬帝
不存惟求潛遜夏四月詔曰天禍隋國大行太上皇
遇盜江都酷甚望夷曩深驪北憫予小子奄紹丕愆
哀號永感五情糜潰仰惟荼毒仇復靡申形影相弔
罔知啓處相國唐王膺期命世扶危拯溺自北徂南
東征西伐總九合于一匡決百勝于千里糾率夷夏
大鹿氓黎保乂朕躬繫王是賴德侔造化功格蒼旻
兆庶歸心曆數斯在屈爲人臣載違天命昔在虞夏
揖讓相推苟非重華誰堪命禹當今九服崩離三靈

改卜大運去矣請避賢路兆謀布德顧已莫能私僮
命駕須歸藩國予本代王及予而代天之所廢豈其
如是庶憑稽古之聖以誅四凶幸值惟新之恩預克
三恪雪恥怨於皇祖守禮祀爲孝孫朝聞夕殞及泉
無恨今遵故事遜於舊邸庶官羣后改事唐朝宜依
前典趣上尊號若釋重負感泰兼懷假手真人俾除
醜逆濟濟多士明知朕意仍勅有司凡是表奏皆不
得以聞章奏不通理難再請欲召公卿議之漸以啓
諭於是文武將佐裴寂等二千人不謀同辭並不肯

奏詔乃相率上疏勸進曰臣聞天下至公非一姓之獨有聖人達節與萬物而推移故五運遞興百王更王春蘭秋菊無絕終古玉疏石記筆舌紛綸垂統有光煥乎寶籙伏惟陛下資靈種德稟慶至真固縱惟神生知乃聖量包乎宇宙智周乎品物羣生塗炭躋之仁壽逢百六之厄創業雲雷追三五之蹤財成天地仲夏之半龍躍晉陽孟冬伊始鳳翔灞上鴻志蝟毛之反者霧委來庭觸柱拔山之大盜風馳獻款三晉子弟共獯獫而陪麾咸秦豪傑連巴蜀而響應英

聲西被懋德東漸南諧交趾北變幽都躬未戎衣手不提劍機務成於雄斷人傑得於才子威加四海功出一門計極萬安戰窮百勝小往大來算無遺策時未期月業倍前王今古代興膺斯撥亂若茲之舉如茲之速載籍以來未之前聞也臣等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死罪竊以陛下承家開國積德累功世濟擬於高陽纘緒盛於周武載誕燭神光之異儀形表玉勝之竒白雀呈祥丹書授曆名合天剝姓符桃李君堯之國靡不則天星紀云周奉時圖始甲子之旦不

而脫起兵西北勢合乘乾我來自東位當出震至八
井深水之圖識唐唐李樹之驍歌固以備在人謠無
德而稱者也且夫體非常之道立非常之功實非常
之人有非常之事不時正位人神佇式天命不常惟
德是與遷虞事夏抑有前規臣等敢錄舊典奉上尊
號當今萬機曠主九有困窮伏願降鑒回慮憂世外
已上順天心祇膺允執俯從人願屈就樂推變黎庶
于時雍配上帝于宗祀勿以王者兼濟之功而爲匹
夫獨美之操昔之堯佐咸大天工績尤著者胤饗稷

高播穀之都餘慶商周臯陶好生洽人今與陛下盛
德有後其若是乎四相三王齊名踵武千年得一相
繼風聲符命所鍾有自來矣願納縉紳悽悽之情允
副億兆顛顛之望率土更生含靈幸甚臣等誠惶誠
恐昧死以聞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所司以表意奏聞
帝退所奏表謂奏者曰吾固知如是拒而不答裴寂
等進見曰昔桀紂雖復不賢亦各有子未聞湯武臣
輔之龜鏡已見茲無所疑也先人有言曰功蓋天下
者不賞陛下欲讓至尊而爲臣下恐隋朝不然此事

且臣等唐之將佐茅土大位受之唐國陛下不爲唐
帝臣等應須去官伏願深思容臣等有地帝笑曰裴
公何相逼之深當爲審思亦未之許裴寂等又依光
武長安同舍人強華奉赤伏符故事乃奏神人太原
慧化尼蜀郡衛元嵩等歌謠詩識慧化尼歌詞曰東
海十八子八井喚三軍手持雙白雀頭上戴紫雲又
曰丁丑語甲子深藏入堂裏何意坐堂裏中央有天
子又曰西北天火照龍山昭童子赤光連北斗童子
木上懸白旛胡兵紛紛滿前後拍手唱堂堂驅羊向

南走又曰胡兵未濟漢不整治中都護有八井又曰
典伍伍仁義行武得九九得聲名童子木底百丈水
東家井裏五色星我語不可信問取衛先生蜀郡衛
元嵩周天和五年閏十月作詩戊亥君臣亂子丑破
城隍寅卯如欲定龍蛇伏四方十八成男子洪水主
刁傍市朝義歸政人寧俱不荒人言有恒性也復道
非常爲君好思量何禹湯桃源花李樹
起堂堂只看寅卯歲深水沒黃楊未萌之前謠識遍
於天下今觀其事人人皆知之陛下雖不以介懷天

下信爲靈効特此欲作常一以免須上爲七廟
下安萬民旣膺符命不得拘文牽旨違天不祥裴寂
等言之甚切帝曰所以遠巡至於再三者非徒推讓
亦恐羣公面諛退爲口實然漢高云諸侯王推高于
寡人以爲皇帝位甚便宜於天下之民則可矣孤亦
何能有異之哉於是寂等再拜舞蹈稱萬歲而出遂
與國子博士丁孝烏等數百人具禮儀擇良日以武
德元年歲在戊寅五月甲子皇帝卽位於太極前殿
設壇於長安城南柴燎告天冊文曰皇帝臣某敢用

玄牡昭告于皇天后帝生人以來樹之司牧瞻命所

屬謂之大寶曆數不在罔

一作時

或偷安故舜禹至公

揖讓而興虞夏湯武兼濟干戈而有商周事乃殊途
功成一致後之勗業咸取則焉某承家慶世祿降祉
曰祖曰考累功載德賜履參墟建侯唐舊地居戚里
門號公宮不緒建基足爲榮矣但有隋屬厭大業爽
德饑饉師旅民胥怨咨謫見咎徵昭於皇鑒備聞卑
聽所不忍言某守晉陽馳心魏闕授手濡足拯溺救
焚大舉義兵式寧區宇懲邊荒之辮髮輯兆庶之離

心誓以捐驅救茲生命指除喪亂期之又安有功繼世無希九五惟身及子竭誠盡力率先鋒鎬誓以無二再蒙弘誘克濟艱難電掃風驅廓清大邑傳檄而定峨眉拱手而平關隄西戎卽叙東夷底定非啓非贊孰能茲速尊立世嫡翼奉宗隋戮力輔政無虧臣節值鼎祚云革天祿將移謳歌獄訟聿來唐邸人神符瑞輻奏微躬遠近宅心華夷請命少帝知神器有適大運去之遜位而禪若隋之初讓德不嗣羣情逼請六宗闕祀七政未齊罪有所歸恐當天譴請因吉

日克舉前典設壇肆類祇謁上帝惠茲下人翼子謀孫罔敢愆德則小則大無或有違對越鴻休伏深慚懼謹遣太尉公裴寂等用薦告之禮瑞冊蒼璧秬鬯清酌薌合薌其明粢嘉蔬禋祀于皇皇后帝明靈降享

爲武德元年

備羽儀法物臨軒大赦天下改義寧二年

踐祚有司以子卯不

樂請擇他日帝曰歲在戊寅

始此

爲難得至今遇之烏可失之且殷周二代

所之以爲大吉同域之誠又甲于五行爲木

木加于子。良日雖欲勿用其能捨諸故自起軍逮乎入相登極咸用甲子焉。

乾淳起居注

元 周密

乾道三年三月初十日南內遣閣長至德壽宮奏知連日天氣甚好欲一二日間恭邀車駕幸聚景園看花取自聖意選定一日太上云傳語官家備見聖孝但頻頻出去不惟費用又且勞動多少人本宮後園亦有幾株好花不若來日請官家過來開看遂遣提舉官同到南內奏過遵依訖次日進早膳後車駕與皇后太子過宮起居二殿訖先至燦錦亭進茶宣召

吳郡王曾兩府已下六員侍宴同至後苑看花兩廊
並是小內侍及幕士效學西湖鋪放珠翠花朵玩具
疋帛及花籃鬧竿市食等許從內人關撲次至毬場
看小內侍拋綵毬蹴鞦韆又至射廳看百戲依例宣
賜回至清妍亭看茶蘼就登御舟繞堤閑遊亦有小
舟數十隻供應雜藝嘌唱鼓板蔬果與湖中一般太
上倚闌閑看適有雙燕掠水飛過得旨令曾覲詩詞
遂賦進阮郎歸云柳陰庭院占風光呢喃春晝長碧
波新漲小池塘雙雙蹴水忙萍散漫絮飛揚輕盈體

態狂爲憐流水落花香銜將歸畫梁既登舟知閣張
掄進柳稍青云柳色初濃餘寒似水纖雨如塵一陣
東風縠紋微皺碧沼鱗鱗仙娥花月精神奏鳳管鸞
絃鬪新萬歲聲中九霞盃內長醉芳春曾覲和進云
桃靨紅勻梨腮粉薄鴛徑無塵鳳閣凌虛龍池澄碧
芳意鱗鱗清時酒聖花神看內苑風光又新一部仙
韶九重鸞仗天上長春各有宣賜次至靜樂堂看牡
丹進酒三盞太后邀太皇官家回到劉婉容位奉華
堂聽摘阮奏曲罷婉容進茶訖遂奏太后云本位近

教得二女童瓊華綠華並能琴阮下碁寫字畫竹背
誦古文欲得就納與官家則劇遂令各呈伎藝併進
自製阮譜三十曲太后遂宣賜婉容宣和殿玉軸沉
香槽三峽流泉正阮一面白玉九芝道冠北珠綠領
道氅銀絹三百疋兩會子一百萬貫是日三殿並醉
西牌還內自此官裏知太上聖意不欲頻出勞人遂
奏知太上命修內司日下於北內後苑建造冷泉堂
疊巧石爲飛來峰開展大池引注湖水景物並如西
湖其西又建大樓取蘇軾詩句名曰聚遠並是今上

御名恭書又御製堂記太上賦詩今上恭和刻石堂
上是歲翰苑進端午帖子云聚遠樓前面面風冷泉
堂下水溶溶人間炎熱何由到真是瑤臺第一重又
曰飛來峰下水泉清臺沼經營不日成境趣自超塵
世外何須方士覓蓬瀛皆紀實也

淳熙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天申聖節先十日駕詣德
壽宮進香並進奉銀五萬兩絹五千疋錢五萬貫度
牒一百道用綠油匣二百箇上貼簽云臣某御名謹進
令幕士安頓寢殿前候閣長到宮移入殿上并鋪放

進香排日皇太子皇太子妃并大內職典等進香至日卯時車駕率皇太子太子妃文武百僚並詣宮上壽車駕至小次降輦太上遣本宮提舉傳旨減拜行禮上回奏云上感聖恩容臣依禮上壽太上再命減十拜俟太上升殿皇帝起居拜舞如儀併率皇太子百官奉上御酒樂作衛士山呼駕輿入幄次小歇樂人再排立殿上降簾太上再坐太后率皇后太子妃上壽六宮次第起居禮畢退上待太上過寢殿進早膳太上令宣喚吳郡王等官前來伴話上侍太上同

往射廳看百戲依例宣賜再入幄次小歇上遣閤長奏知太上午時二刻恭請赴坐至期車駕並赴德壽殿排當自皇帝已下並簪花侍宴至第三盞太上遣內侍請官家免花帽束帶并卸上蓋衣官裏回奏上感聖恩并免皇后頭冠皇太子穿執並謝恩訖太上泛賜皇太子壘金嵌寶盤盞紫羅紫紗南北內互賜承應人日子錢主管禁衛官率禁衛等人於殿門外謝恩又入幄次小歇約二刻再請太上往至樂堂再坐教坊大使申正德進新製萬歲興龍曲樂破對舞

各賜銀絹有差又移宴清華看蟠松宮嬪五十人皆
仙妝奏清樂進酒并衙前呈新藝約至五盞太上賜
官裏御書急就章并金剛經官家却進御書真草千
文太上看了甚喜云大哥近日筆力甚進上起謝同
皇太子步至蟠松下看御書詩再入座太上皇索翡
翠鸚鵡杯官裏與皇后親捧杯進酒太上曰此是宣
和間外國進到可以屑金就以爲賜上謝恩時太上
官家並已七八分醉再服上蓋率皇后太子謝恩宣
平輦近裏升輦太上宣諭知省云官家已醉可一路

小心照管知省等領聖旨還內來早上遣知省至宮
恭問二聖起居并奏欲親到宮謝恩太上也令提舉
往問興居并免到宮行禮

八月二十一日壽聖皇太后生辰先十日車駕過宮
先至太上處起居方至本殿進香次皇后皇太子太
子妃莊文太子妃張娘娘已下並進香起居上至太
上內書院進泛索遂奏安止還內十二日婉容到宮
至西便門廊下先至太上處奏起居次入本殿進香
值雨免下階起居大內進香十三日知省及大官到

皇清起居注
宮進香閣長就管押進奉銀絹度牒等并七寶金銀
器皿比天申節減半并珠子十號並於後殿鋪放十
六日本殿提舉率本宮官屬進香并設放壽星及神
仙書畫等物隔簾奏喏免起居退次日皇太后宅親
屬到宮進香并本宮人吏後苑官屬作院使臣等並
節次進香二十一日卯時皇后先到宮候駕到至太
上前殿起居次至本殿官家第一班皇后第二班太
子并太子妃第三班上壽訖太后宅親屬上壽並同
天申節儀太上邀官裏至清心堂進泛索值雨不呈

百戲依例支賜午初二刻奏辯就本殿大堂面北坐
官家花帽兒上蓋皇后三釵頭冠並賜簪花至五盞
並免大衣服官裏便背兒赴坐第七盞小劉婉容進
自製十色菊千秋歲曲破內人瓊瓊柔柔對舞上衣
閣子庫取賜五兩數珠子一號細色北段各十疋太
后又賜七寶花十枝珠翠芙蓉領緣一副又移坐靈
芝殿有木犀處進酒次到至樂堂再更後還內

十月二十二日太上皇帝會慶聖節至日車駕過宮
太上升殿起居訖簪花拜舞進壽酒訖太上回賜壽

酒次至太后殿行禮

詳並見第一卷

從太上至後苑梅坡看

早梅又至浣溪亭看小春海棠午初至載忻堂排當官家換素帽兒太后賜官裏女樂二十人上再拜謝恩并教坊都管王喜等進新製會慶萬年薄媚曲破對舞並賜銀絹太上以白玉桃盃賜上御酒云學取老爹年紀早早還京上飲酒再拜謝恩三盞後官家換背兒免拜皇后換團冠背兒太子免繫褱再坐本宮御侍六人並升郡夫人就賜誥謝恩并照例支散日子錢太上又賜官裏玉酒器十件壘珠嵌寶器皿

一千兩克絲作金龍裝花軟套閣子一副侍宴官吳郡王已下各賜金柈盞疋段并薇露酒香茶等是日官裏大醉申後宣逍遙子入便門升輦還內

淳熙五年二月初一日上過德壽宮起居太上留坐冷泉堂進泛索訖至石橋亭子上看古梅太上曰苔梅有二種宜興張公洞者苔蘚甚厚花極香一種出越上苔如綠絲長尺餘今歲二種同時着花不可不
少留一觀上謝曰恭領聖旨上皇因言多日不見史浩命內侍宣召既至起居訖賜坐并召居廣鄭藻初

酒海起居注
筵教坊奏樂呈伎酒三行太上宣索市食如李婆婆
雜菜羹賀四酪面三臧猪胰胡餅戈家甜食等數種
太上笑與史浩曰此皆京師舊人各厚賜之史起謝
又移宴靜樂堂盡遣樂工全用內人動樂且用盤架
品味百餘種酒行無筭又宣索黃玉紫心葵花大盞
太上親自宣勸史捧觴爲兩宮壽時君臣皆已霑醉
小內侍密語史相公云少酌上聞之曰滿酌不妨當
爲老先生一醉太上極喜賜史少保玉帶一條冰片
腦子一金合紫泥羅二十疋御書四軸史相謝恩退

淳熙六年三月十五日車駕過宮恭請太上太后幸
聚景園次日皇后先到宮起居入幕次換頭面候車
駕至供泛索訖從太上太后至聚景園太上太后至
會芳殿降輦上及皇后至翠光降輦並入幄次小歇
上邀兩殿至瑤津少坐進泛索太上太后並乘步輦
官裏乘馬遍遊園中再至瑤津西軒入御筵至第三
盞都管使臣劉景長供進新製泛蘭舟曲破吳興柘
舞各賜絹上親捧玉酒船上壽酒酒滿玉船船中人
物多能舉動如活太上喜見顏色散兩宮內官酒食

并承應人日子錢遂至錦壁賞大花三面漫坡牡丹
約千餘叢各有牙牌金字上張碧油絹幕又別剪好
色樣一千朵安頓花架並是水晶玻璃天晴一作汝
窰金瓶就中間沉香卓兒一隻安頓白玉碾花商尊
約高二尺徑二尺三寸獨插照殿紅十五枝進酒三
杯應隨駕官人內官並賜兩面翠葉滴金牡丹一枝
翠葉牡丹沉香柄金絲御書扇各一把是日知閣張
掄進壺中天慢云洞天深處賞嬌紅輕玉高張雲幙
國艷天香相競秀瓊苑風光如昨露洗妖嬈風傳馥

郁雲雨巫山約如春濃酒五行臺榭樓閣 聖代道

洽功成一塵不動四境無鳴柝屢有豐年天助順基

業增隆山嶽兩世明君千秋萬歲永享昇平樂東皇

呈瑞更無一片花落賜金杯盤法錦等物

此詞或謂是康伯可

所賦張掄以爲已作

又進酒兩盞至清輝少歇至翠光登御舟

入裏湖出斷橋又至真珠園太上命買湖中龜魚放生并宣喚在湖賣買等人內侍用小綵旗招引各有支賜時有賣魚羹人宋五嫂對御自稱東京人氏隨駕到此太上特宣上船起居念其年老賜金錢十文

銀錢一百文絹十疋仍令後苑供應泛索時從駕官丞相趙雄樞密使王淮叅政錢良臣並在顯應觀西齋堂侍班各賜酒食翠花扇子至申時御舟梢泊花光亭至會芳少歇時太上已醉官裏親扶上船並乘轎兒還內都人盡出觀瞻贊嘆聖孝

九月十五日明堂大禮十三日值雨未時奏請宿齋北內送天花蔘菇密蒸山藥棗兒乳糖巧炊火燒角兒等十四日早車駕詣景靈宮回太廟宿齋雨終日不止午後太上遣提舉至太廟傳語官家連日祀事

不易所有十六日詣宮飲福以陰雨泥勞頓可免到宮行禮天氣陰寒請官家善進御膳頻添御服聖旨遣閣長回奏上感聖恩至日若登樓肆赦時依舊詣宮行禮若值雨不登門時續當奏聞至晚雨不止宣諭大禮使趙雄來早更不乘輅止用逍遙輦詣文德殿致齋一應儀仗排立並行放免從駕官並常服以從併遣御藥奏聞北內來日爲值雨更不乘輅謹遵聖旨更不過宮行飲福禮太上令傳語官家旣不乘輅此間也不出去看也大禮使趙雄雖已得旨猶不

許放散上聞之日來早若不晴時有何面目雄聞之
日縱使不晴得罪不過罷相耳堅執不肯放散至黃
昏後雨止月明上大喜遣內侍李思恭宣諭大禮使
仍舊乘輅再遣御藥奏聞北內以天晴仍舊乘輅候
登門肆赦訖詣宮行飲福禮禮畢略至絳華堂進泛
索知閣張掄進臨江仙詞云聞道彤庭森寶仗霜風
逐雨驅雲六龍扶輦下青冥香隨鸞扇遠日映赭袍
明 簾捲天街人頂戴滿城喜氣氤氳等閑散作八
荒春欲知天意好昨夜月華新

淳熙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南內遣御藥并後苑官
管押進奉兩宮守歲合食則劇金銀錢消夜歲軸果
兒錦曆鍾馗爆仗羔兒法酒春牛花朵等就奏知太
上皇帝元日欲先詣宮朝賀然後還內引見大金人
使太上不許傳語官家至日可先引見人使訖行到
宮

淳熙八年元日上坐紫宸殿引見人使訖卽率皇后
皇太子太子妃至德壽宮行朝賀禮
詳見第一卷 拜進呈
畫本人使面貌姓名及管伴問答是歲太上聖壽七

十有五舊歲欲再行慶壽禮太上不許至是乃密進黃金酒器二千兩上侍太上於櫺木堂香閣內說話宣押恭待詔并小說人孫奇等十四人下碁兩局各賜銀絹供泛索訖官家恭請太上太后来日就南內排當初二日進早膳訖遣太子到宮恭請兩殿並只用轎兒禁衛簇擁入內官家親至殿門拱迎親扶太上升輦至損齋進茶次至清燕殿閑看書畫玩器約午時初後苑恭進酥酒十色熬煮午正三刻就凌虛排當三盞至萼綠華堂看梅上進銀三萬兩會子十

萬貫大上云此無用錢處不須得上再三奏請止受三分之一未初雪大下正是臘前太上官家甚喜云今年正欠些雪可謂及時太上云雪却甚好但恐長安有貧者上奏云已令有司比去年倍數支散矣太上亦命提舉官於本宮支撥官會照朝廷數日發下臨安府支散貧民一次又移至明遠樓張燈進酒節使吳琚進喜雪水龍吟詞云紫皇高宴蕭臺雙成戲擊瓊包碎何人爲把銀河水剪甲兵都洗玉樣乾坤八荒同色了無塵翳喜冰消太液暖融鳩鵲端門曉

班初退 聖主憂民深意轉鴻鈞滿天和氣太平有
象三宮二聖萬年千歲雙玉杯深五雲樓迥不妨頻
醉細看來不是飛花片片是豐年瑞上大喜賜鍍金
酒器二百兩細色段疋復古殿香羔兒酒等太后命
本宮歌板色歌此曲進酒太上盡醉至更後宣轎兒
入便門上親扶上輦還宮

淳熙九年八月十五日駕過德壽宮起居太上留坐
至樂堂進早膳畢命小內侍進綵竿垂釣上皇曰今
日中秋天氣甚清夜間必有好月色可少留看月了

去上恭領聖旨索車兒同過射廳射弓觀御馬院使
臣打毬進市食看水傀儡晚宴香遠堂堂東有萬歲
橋長六丈餘並用吳璘進到玉石甃成四畔雕鏤欄
檻瑩徹可愛橋中心作四面亭用新羅白羅木蓋造
極爲雅潔大池十餘畝皆是千葉白蓮凡御榻御屏
酒器香奩器用並用水晶南岸列女童五十人奏清
樂北岸芙蓉園一帶並是教坊工近二百人待月初
上簫韶齊舉縹緲相應如在霄漢既入座樂少止太
上召小劉貴妃獨吹白玉笙霓裳中序上自起執玉

杯奉兩殿酒并以壘金嵌寶注椀杯杵等賜貴妃侍
宴官開府曾覲恭上壺中天慢一首云素飈颺碧看
天衢穩送一輪明月翠水瀛壺人不到比似世間秋
別玉手瑤笙一時同色小按霓裳疊天津橋上有人
偷記新闌當日誰幻銀橋阿瞞兒戲一笑成癡絕肯
信羣仙高宴處移下水晶宮闕雲海塵清山河影滿
桂冷吹香雪何勞玉斧金甌千古無缺上皇曰從來
月間不曾用金甌事可謂新奇賜金束帶紫番羅水
晶注椀一副上亦賜寶盞古香至一更五點還內是

夜隔江西興亦聞天樂之聲

淳熙十年八月十八日上詣德壽宮恭詣兩殿往浙
江亭觀潮進早膳訖御輦檐兒及內人車馬並出候
潮門有命修內司於浙江亭兩旁扒縛席屋五十間
至是並用絲纈幕帶得旨從駕百官各賜酒食並免
侍班從便觀看先是澈浦金山都統司水軍五千人
抵江下至是又命殿司新刺防江水軍臨安府水軍
並行閱試軍船擺布西興龍山兩岸近千隻管軍官
於江面分布五陣乘騎弄旗標槍舞刀如履平地點

放五色烟炮滿江及烟收炮息則諸船盡藏不見一
隻奉聖旨自管軍已下並行支犒一次自龍山已下
貴邸豪民綵幕凡二十餘里車馬駢闐幾無行路西
興一帶亦皆抓縛幕次綵繡照江有如鋪錦市井弄
水人如僧兒留住等凡百餘人皆手持十幅綵旗踏
浪爭雄直至海門迎潮又有踏混木水傀儡水百戲
撮弄等各呈技藝並有支賜太上喜見顏色曰錢塘
形勝東南所無上起奏曰錢塘江湖亦天下所無有
也太上宣諭侍宴官令各賦詩江月一曲至晚進呈

太上以吳琚爲第一其詞云玉虹遙掛望青山隱隱
一眉如抹忽覺天風吹海立好似春霆初發白馬凌
空瓊鰲駕水日夜朝天闕飛龍舞鳳鬱葱環拱吳越
料此景天下應無羨東南形勝偉觀真奇絕好是吳
兒飛綵幟蹴起一江秋雪黃屋天臨水犀雲擁看擊
中流楫晚來波靜海門飛上明月兩宮並有宣賜至
月上還內

淳熙十一年六月初一日車駕過宮太上命提舉傳
旨盛暑請官家免拜至內殿起居太上令小內侍扶

韓海起居注
掖免拜謝恩太后處亦免拜太上邀官裏便背見至
冷泉堂進早膳訖太上宣諭云今歲比常年熱甚上
起蒼云伏中正要如此太上云今日且留在此納涼
到晚去或三省有緊切文字不妨就幄次進呈上領
聖旨遂同至飛來峰看放水簾時荷花盛開太上指
池心云此種五花同幹近伯圭自湖州進來前此未
見也堂前假山修竹古松不見日色並無暑氣後苑
小廝兒三十人打息氣唱道情太上云此是張掄所
撰鼓子詞後苑進沆瀣漿雪浸白酒上奏起曰此物

恐不宜多喫太上曰不妨反覺爽快上曰畢竟傷脾
太上首肯因閑說宣和間公公每遇三伏多在碧玉
壺及風泉館萬荷莊等處納涼此處涼甚每次侍宴
雖極暑中亦着納襖兒也命小內侍宣張婉容至清
心堂撫琴并令棋童下碁及令內侍投壺賭賽利物
則劇官家進水晶提壺連索兒可盛白酒二斗白玉
雙蓮杯梓碾玉香腕兒一套六箇大金盆一面盛七
寶水戲并宣押趙喜等教舞水族又進太皇后白玉
香珀扇柄兒四把龍涎香數珠佩帶五十副真珠香

囊等物直至酉初還內

御寨行程

宋 趙彥衛

自東京至女真所謂御寨行程東京四十五里至封丘縣皆望北行四十五里至胙城縣腰頓四十五里至渡河沙店四十五里至滑州館二十五里至濬州七十里至湯陰縣腰頓三十五里至相州安陽館六十里至磁州滏陽驛腰頓七十里至邯鄲縣館四十二里至臨洺鎮七十里至信德府邢臺驛三十五里至皇甫村驛柏鄉縣五十里至趙州平棘驛一百里至

真定驛六十里至新樂縣五十里至中山驛五十里
至望都縣七十里至保州金臺驛四十里至保州梁
臺驛三十里至固城五十里至馬村舖五十里至涿
州本道館六十里至良鄉縣六十里至燕京水平館
始望東行六十里至潞縣九十里至三河縣七十里
至薊州八十里至永濟務九十里至七箇嶺九十里
至平州八十里至新安縣六十里至潤州自此皆沿
海行四十里至遷州八十里至萊州八十里至隰州
八十里至洵河島八十里至胡家務八十里至新城

八十里至梯已寨六十里至倉官寨三十里至廣寧
府三十里至顯州五里至東館八十里至兔兒塢八
十里至梁虞務六十里至遼河大口平津館七十三
里至廣州廣平館復望北行七十里至濟州樂郊館
八十里至興州興平館五十里至銀銅館九十里至
咸州咸平館三十里至宿州宿寧館八十里至賈道
舖懷方館四十里至楊八寨通遠館五十里至合叔
亭董舖同風館三十六里至義和館五十里至如歸
館四十里至信州彰信館七十里至勝州來德館五

十里至山寺鋪會方館五十里至威州威德館五十里至龍驤館六十里至詳州常年館六十里至濱州混同館六十里至高平館四十里至同流館五十里至沒搭合亭董萊同館七十里至烏龍館三十里至虜寨號御寨今之使虜者止至燕未有至烏龍館者長安圖元豐三年五月五日龍圖閣待制知永興軍府事汲郡呂公大防命戶曹劉景陽按視邠州觀察推官呂大臨檢定其法以隋都成大明宮並以二寸折一里城外取容不用折法大率以舊圖及韋述西

京記爲本參以諸書及遺迹考定太極大明興慶三宮用折地法不能盡容諸殿又爲別圖漢都城縱廣各十五里周六十五里十二門八街九陌城之南北曲折有南斗北斗之象未央長樂宮在其中未央在西直便門長樂在東直社門隋都城外郭縱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廣十八里百十五步周六十七里高一丈八尺東西南北各三門縱十二街橫十四街當皇城朱雀門南北九里一百七十五步縱十一街各廣百步皇城之南橫街十各廣四十七步皇城左右

御纂行程
各橫街四三街各六十步一街直安福延喜門廣百步朱雀街之東市一坊五十五萬年治之街之西市一坊五十五長安治之坊之制皇城之南三十六坊各東西三門縱各三百五十步中十八坊廣各三百五十步外十八坊廣各四百五十步皇城之左右共七十四坊各四門廣各六百五十步皇城左右之南六坊縱各五百五十步北六坊縱各四百步市居二坊之地方各六百步四面街各廣百步面各二門皇城縱三里一百四十步廣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周十

七里一百五十步縱五街橫七街百司居之北附宮城南直朱雀門皆有大街各廣百步東西各二門南三門大極宮城廣四里縱二百四十步周十三里一百八十步高二丈五尺東一門西二門南六門北三門宮城之西有大安宮唐大明宮城在苑內廣二千一百四十八步縱四百九十五步東北各一門南五門西二門禁苑廣二十七里縱三十里東一門南二門北五門西內苑廣四里縱二百四面各一門東內苑廣二百五十步縱四里九十五步東一門以渠道

水入城者三一曰龍首渠自城東南導澆至長樂坡
灑爲三渠一北流入苑一經通化門與慶宮由皇城
入太極宮二曰永安渠導交水自大安坊西街入城
北流入苑注渭三曰清明渠導坑水自大安坊東街
入城由皇城入太極宮城內有六高岡橫列如乾之
六爻初隋建都以九二置宮室九三處百司九五不
欲令民居乃置玄都觀興善寺此後漢隋唐宮禁城
邑之制而西京記云街東西各五十四坊六典注西
市居其中西坊之地凡一百一十坊今除市居二坊

餘各五十五坊當以六典注爲正又六典注土闢之
西延英李庚賦東則延英耽耽當以庚賦爲正又西
京記大興城南直子午谷今據子午谷乃漢城所直
隋城南直石鼈谷又唐志大明宮縱一千八百步廣
一千八十步今實計縱一千一百一十八步廣一千
五百三十五步此舊說之議也唐高宗始營大明宮
於丹鳳後南開翊善永昌二坊各爲二外郭東北隅
永福二坊築八廡先天以後爲十六王內宅又高宗
以隆慶坊爲興慶宮附外郭爲複道自大明宮經過

通化門蹬道潛通以達此宮謂之夾城又制永嘉坊
西百步入宮外郭東南隅一坊始建都城以地高不
便隔在郭外爲芙蓉園引黃渠水注之號曲江明皇
增築興慶宮夾城直至芙蓉園又武宗於宣政殿東
北築臺曰望仙今人誤以爲蓬萊山武宗又脩未央
宮爲通光亭宣宗修憲宗遺宮夾城中開宮門自
芙蓉園北入至青龍寺俗號新開門自門至寺開敦
化以北四坊各爲二此遷改之異也大底唐多仍隋
舊故呂公受其制度之密而傷唐人冒襲史氏沒其
實遂刻而爲圖故誌之

熙豐日曆

宋 王明清

紹興庚申金虜以河南故地歸我詔以孟富文庾爲
東京留守富文辟畢少董良史以自隨未幾虜敗盟
少董身陷僞地者累年常於相國寺鬻故書處得熙
豐日曆殘帙數葉無復倫叙少董南歸出以相示於
是緝其可以傳信者凡八條今錄於編亦有已見裕
陵日錄中者併存之云

中書劄子度支員外郎充龍圖待制秦鳳路經略安

撫使呂大防奏伏見本州路鳳翔府寄居著作佐郎
前崇文院校書郎張載學術精深性資方毅昨因得
告尋醫未蒙朝廷召命義難自進老於田間衆所共
惜臣未敢別乞朝廷任使欲望聖慈且令召還書館
舊職有不如臣所舉甘坐罔上不忠之罪俟勅旨奉
聖旨依奏許朝叅令發來赴闕依舊供職

中書省劄子已降勅旨奉使高麗船第一隻賜號凌
虛致遠安濟神舟第二隻賜號靈飛順濟神舟右奉
聖旨額宜令御書院如法書寫一面疾速入急遞至

明州交割及本州製造牌額安排所有勅牒令安燾
等收掌

均州奏爲本州編管前漳州軍事判官練亨甫逐次
與兄練劼弟練冲甫往女弟子魯麗華家踰濫後收
養在寶林院郭和尚房下令求食因探見魯麗華與
百姓王九在店飲酒喚歸寺毆打魯麗華致樂營將
申舉已送司理院照對去訖奏聞

晉州奏據雄州防禦推官知秀州崇德縣事充晉州
州學教授陸長愈狀欲乞今後春秋釋奠並以交鄒

二公配享如允所請乞卽下禮部定奪次序立式伏乞備聞奏州司所據陸長愈狀聞勅旨尋下太常寺定奪申部今據本寺狀看詳至聖文宣王以先師顏子配享及以次從祀皆其門弟子也孟子知道固當尊禮然與孔子異代難與顏子並行配享之禮所請難議施行申部看詳太常寺所定未得允當古者配享及從祀但取著德立功其道又以相成者不必皆用同時之人如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先農之配卽以后稷神勾芒爲少昊氏之子祝融爲高辛氏

火正今春秋之祭則勾芒配伏羲祝融太庭迎氣之日又爲從祀異代之人得爲配祀明矣唐貞觀二十一年詔伏生與高堂生杜預范甯之徒二十一賢與顏子俱配享孔子廟堂至今猶爲從祀孟子亦於孔聖之門當在顏子之列至荀况揚雄韓愈皆發明先聖之道有益學者未久配享誠爲闕典伏請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孟子配享文宣王設位於兗國公之次所有荀况揚雄韓愈並以世次先後祀於左丘明等二十一賢之間所貴上稱聖朝褒崇儒賢備條

原豐日曆
祀典之意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帖檢會左丘明至范
甯二十一人並封伯爵如允所請卽乞荀况揚雄韓
愈並加伯爵自國子監及天下至聖文宣王廟皆塑
鄒國公像其冠服同交國公仍畫荀况等像於從祀
之列苟况在左丘明之下冠服皆從封爵奉聖旨依
議

勅下江東轉運司斷太中大夫充龍圖閣待制江寧
府陳繹爲前知廣州日將造到公使庫檀木觀音將
松木觀音換檀木觀音入已并將公使錢糴糧餵飼

自己白鷗等并役使土丁槍手修築廨宇內地基及
并將官乳香於神寺獨自焚燒并申奏辨明所犯虛
詐及取勘時逐次虛妄對罪并男承務郎新差汝州
洛南稻田務陳彥輔從使廣州軍人織造木綿生活
等罪并取勘虛妄併將仕郎試國子監四門助教郭
應之於廣州公使庫受供給與陳繹管勾宅庫買賣
物虧價陳繹合追見在太中大夫舊職大夫龍圖閣
待制或以職當徒一年勒停緣前項輕罪內犯盜贓
一疋仍令准勅例追毀出身以來誥勅文字除名勒

停杖陳彥輔各從杖一百私罪上定斷罰銅十斤放
郭應之該勅奉勅並依斷內陳繹特見除名勒停落
龍圖閣待制仍追一官差知建昌軍替鄭琰成資過
滿闕陳彥輔特衝替

王安石劄子奏幸遇聖運超拔等夷知獎眷怜逮兼
父子戴天負地感涕難勝顧迫衰殘糜捐何補不勝
螻蟻微願臣今所居江寧府上元縣園屋爲僧寺一
所永遠祝延聖壽如蒙矜許特賜名額廣昭希曠榮
遇一時仰憑威神誓報無已取進止奉聖旨依所乞

以報本禪寺爲名額其中載練亨甫事以知經術馳
名熙寧間爲王荆公之高第而所坐乃爾殊不可曉
又恐在謫籍一時官吏迎合觀望如秦少游未可知
耳

太皇太后復生詔差御藥院李舜舉傳宣中書密院
兩府南廳醫詢本人稱限六十日內當如其所陳於
京師城內金明池內修壇作醮差御藥監及宣賜靜
衣一套至期無驗復詰之云太皇方與仁宗凭玉闌
于賞千樹梅花無意復思人間上以狂妄除名送秀

州編管後不知所終

唐年補錄

馬摠

孔威

咸通末有舒州刺史孔威進龍骨一具因有表錄其事狀云州之桐城縣善政鄉有百姓胡舉有青龍鬪死于庭中時四月尚有繭箔在庭忽雲雷暴起聞雲中有擊觸聲血如醜雨洒繭箔上血不汗箔漸旋結聚可拾置掌上須臾令人冷痛入骨初龍拖尾及地遶一泔桶卽騰身入雲及雨悉是泔也龍旣死剖之

喉中有大瘡凡長十餘尺身尾相半尾本褊薄鱗鬣皆魚唯有鬚長二丈其足有赤膜翳之雙魚各長二丈其腹自相齟齬時遣大雲倉使督而送舟以肉重不能全舉乃剽之爲數十段載之赴官

王忠政

泗州門監王忠政云開成中死十二日復活始見一人碧衣赤幘引臂登雲曰天召汝行雨隸於左落隊其左右落隊各有五方甲馬簇於雲頭俯向下重樓深室囊櫃之內纖細悉見更異者見米粒長數尺凡

兩隊而一隊於小項餅子貯人間水一隊所貯如馬牙硝末謂之乾雨雨皆在前風車爲殿

唐金補鏡

--	--	--	--	--



